海槎錄

東溟集 六

共六

東溟先生集卷之十

一害 金世濂 道源 著

海槎錄 下

十二月初一日辛未晴

店舍無庭際不得行望 殿禮平明發行踰內谷嶺嶺路甚峻午抵駿河州館於華陽院中火城中民居七千餘戶昔日家康留都處關東一大都會也城中失火纔二年云忠長所管今關白藏入之地夕抵江屯亦駿河州地方關白藏入處望見海畔長松連亘數十里謂之松原一佳境也夜有人自稱福建人求

謁令漢譯皮得忱問之則五十年前因漂風七十八人到此未還仍問此中事情則二十年前或竊發於他國而今關白一切禁斷今此使行關白竭一國之力以待云有被擄人來食於廚房頓無思鄉之念路次往往逢被擄人盡忘本色言語皆以年老有子孫爲辭甚者或出不遜言語曰今還我國不爲軍則爲奴無寧安過此地極可痛也尾張州人馬遞還江戶人馬來到皆執政諸將所騎馬一萬石出一匹云自藤枝至駿河府中五十里駿河至江屯三十里是日余初度也萬里作客適逢此辰人子永感懷抱如何

齒髮已迫遲暮學不加修業日以退仍念薛文清在辰州分司念已德所以大不進者正爲舊習纒繞不能脫去此則正德五年十二月初二日也學者喫緊工夫專在居敬上看力使此心肅然如有所畏常在腔子裏見得義理精明做事有力精神亦且有湊泊處令乃以不逮之資旣不能奮厲直前若存若亡未免自欺安望舊習之脫去若此終身雖謂之不學可也能不惕然日月偶近略記之

初二日壬申晴夜雨

平明發行棧道若線海濤噴薄其下一夫荷戈千人

不敢過矣到富士川山水悬流直通海門從前不能作浮橋渡以小船利涉極難今則作浮橋云從富士山南麓行山甚高壯不作星峯又無枝脚一峯特起四面如一自下漸尖狀如覆甑高八十里四時有雪行路四五百里之間皆可瞻望峯上有井如池山腰有穴生風盖國中名山遊觀者若不一月齋戒必有墜死之患若近江州人則不然盖琵琶湖拆而富士山聳出故也云倭人之喜怪誕如此中火于吉原亦駿河州地方夜深抵三島即伊豆州地方源頼朝黨處自此始起兵先據關東今爲關白藏入之地自藤

枝去吉原七十里吉原至三島三十里

初三日癸酉雨夕晴

留三島聞義成以江戶人馬皆執政諸將所送明日嶺路極險恐傷其馬遂以銀一百五十兩賃得一百五十匹馬入把過嶺云一路各站人馬皆諸將所送故馬皆駿逸鞍韉皆錦綉日本用藁鞋裹馬足無着鐵之規負鞋者成羣路傍茅店所掛者皆藁鞋上乘則五里一易之下乘則十里一易之執政六人規外各送馬十匹云

初四日甲戌晴夜雨

平明發行踰箱根嶺即富士山南脚從山底至嶺巔

四十里上有大湖水周回十里澄碧如鏡店舍櫛比
諸峯上皆設小屋鬭白經過則列兵屯守處諸將入
江戸者到此又點閱兵器如金絶河之規云中火發
行石路詰屈百步十折半程以下又多危棧滿山皆
綿竹且多喬木嶺内外幾八十里西則迤邐綿遠東
則險惡屈曲爲第一關防天所以蔽護江戸者也到
小田原夜二更矣卽相模州地方昔日北條殿所據
之地兵力強盛負固恃險不肯臣服秀吉親自督戰
水陸齊攻北條請降使家康統領東路旣並海中諸
州遂有壬辰入寇之變庚寅年金鶴峯入來久留者

以秀吉方伐此地待其回還云自三島至箱根湖四十里箱根湖至小田原四十里

初五日乙亥晝雨夕晴

雨勢不止食後始發倭人進雨傘油衫各二百部渡三浮橋傍海行中火于大礒村相模州地方關白藏入之處過二處浮橋抵藤澤夜二更矣亦相模州地方關白藏入處自吉田原以後各站進飯小童皆秀美麗服乃關白所送之人多者或至十五六名支供倭官皆是關白左右大官故義成絶畏之自平戌春以下不敢仰視自小田原至大礒四十里大礒至藤

澤四十里平成春先向江戶

初六日丙子晴

平明發行夕抵神奈川一名金川武藏州地方關白藏入處義成來見自懷中出片簡乃平掃部伊豆守等私書也有曰丁巳使臣入城時停鼓吹甲子則不停國中互有說話執政等禀于大君大君令不停且放砲國中大禁故以下馬開閉門爲禀大君亦令勿停又曰使行每致冒夜至不受振舞云此則義成不能陪行故也云極以爲惶恐又言明若下雨八日乃寅日爲國中大忌品川卽江戶城外進住未安無已

則當在此改擇日矣明日雖入江戶傳命則定于十
三日蓋巳午未日俱不吉云且大君聞各站轎夫或
有衣服麤劣自江戶別定百餘人矣江戶七十里之
間皆灑掃道路張繩以絶行人云自藤澤至神奈川
五十里形名將金壽明患痘別定軍官使之救療

初七日丁丑朝陰夕晴

未明發行抵品川中火館伴右京進淡路守等自江
戶送人探候而去正使以下正冠帶而行三十里之
間左右閭閻連亘不絶觀光男女塡塞左右禁喧將
官持杖林立旣入江戶廛舍第宅之盛不下倭京豔

姬綵服爛若雲錦倭京所未見也繡幕緗簾左右相
望知其為貴人家屬幕內則皆女人簾下則多是男
子或捲簾而坐捧劒者滿前言是執政諸大官關白
則在五層砲樓上觀光云江戶在海濱平衍數百里
以日光山為鎮兩大川經其東箱根嶺蔽其左險固
四塞猶中國之於長安倭京則四達之會在一國中
非用武地矣凡過五大橋皆通海水周環于內外城
矣行市街中十五餘里到本誓寺卽家康願堂極其
壯麗經三大廳從閣道度一板橋始及正堂四面皆
金色上面板子亦然一金屋也屏幕茵褥無不奢麗

堂中各設八面銀粧爐青錦方席及呈振舞比一路
特盛饌既入右京進淡路守等入現俯伏致辭而退
義成奔走於前有同使喚下人不能定立是夜寒甚
一行皆言此地之寒不下我國北方自駿河州以後
無暖日矣日本不作突房入境以來長宿冷廳每遇
凝凍之日尤不堪矣日神奈川至品川四十里品川
至江戶三十里淡路右京俱是官高稱以館伴淡路
者大坂之役力戰立功今二毛右京則豪健美顏面

初八日戊寅晴

留江戶關白遣執政二人行問安禮一日大炊一日

讚岐二人旣及外門下轎曰吾奉大君命來候使行
安敢乘轎入乎具其公服解劒脫履從大門外步入
大門距正廳幾二百餘步余等正冠帶出于大廳旣
入正堂行揖禮就坐使義成傳大君言曰天氣甚寒
行役良苦茲遣兩臣問安答以奉　命來聘敢言勞
苦遠送使者迎問中路今遣執政深感盛意設茶畢
揖而出義成兩僧奔走於前如下卒矣是朝右京進
淡路守等言于譯官等曰大君令以熟饌供一行矣
行中相議熟供雖其盛禮而不合食性似非久堪之
道若以饌物進供如大坂倭京則善矣第辭之果以

饌物及米來呈數目極多至於數百種不可勝用並以用餘別置一處以待回程時處置在前則但送米令貿饌物唯炭柴來呈云矣夜義成在大門外要見洪譯男曰此間事機極變罔知所出明將入謁大君當以不敢主管兩國和事請黜退為辭云矣

初九日巳卯晴

留江戶淡路右京等來告曰辰日巳日午日未日俱本國所忌傳命吉日以十三日擇定云日本之十三日即我國十四日也四更行　大行王妃小祥望哭禮朝義成兩僧入謁關白因問使臣職秩玄召以余

等職名對道春乃言曰義成之欺罔朝鮮之薄待到此益現矣今此通政通訓與前使職秩少無異同而謂之秩高且洪喜男以嘉善大夫爲其從官亦是異事我當詰問與其弟永喜到右京等伺候之處招出洪喜男等詰之辭氣勃勃傍若無人京男等力辨之道春等既還義成兩僧來見曰道春兄弟與大炊同心每事生梗如此極可悶也云夜洪喜男入告曰與道春等爭卞時義成在傍面無人色鼻血迸出者三四巡極有切迫情狀且今此使臣之來諸將執政皆懷不平故甲子之行執政送使者於小田原及入江

戶間送酒肴致款今並無之唯平掃部讃岐守二人乘昏一問唯恐人知今我使行實同隣鬪之爲証誠極可慮

初十日庚辰晴

留江戶義成來言曰關白以爲朝鮮信使我以爲莫大之慶至於一人再見自吾祖吾父莫之能也支供豐盛不足以表我之喜幸接待尊敬不足以盡我之情款幸爲我請留旬朔任其遊覽且曰此處鎭山名曰日光爲國中第一遊觀之所大君爲使臣遊覽修治道路繕緝館舍所費不下數萬余等曰使事有職

不顧出入幸爲我善辭是夜地震

十一日辛巳晴

留江戸藤智繩私謂洪喜男古今天下事變無窮豈知又留遊覽之請反爲不悅者媒孽之資去夜大炊道春等言於大君曰勸留遊覽所以尊敬使臣也而使臣不許義成之無狀可知若能周旋豈不許諸或欲激怒或欲構揑乘時造語罔有其極洪喜男入以告且曰島主形勢十分危懼以初九日道春詰問事觀之則不可謂無此事出入遊覽在我別無所損在彼則所係甚關　朝廷旣爲義成有此送使之舉苟

有一毫可顧之事何必太薄大槩通信以來接待尊敬未有盛於今日小人多方闚見則專出於尊敬榮耀不料大炊道春等偷蹊構揑至此也余等諭之曰昔鄭圃隱奉使至此既多遊覽泛翁鶴峯亦周覽寺刹一番遊覽有何所傷若或不可義成雖死豈可枉一步

十二日壬午晴留江戸

朝關白送使者二人問安告以十三日將行傳命禮仍言傳命大禮不可不涓吉近日率多拘忌不得即行誠爲未安使者皆曳長裾禮貌極恭夜義成來言

諸執政會于大君前議定傳命禮貌大炊曰我以大
君命往見使臣行朝鮮揖禮使臣見大君亦當行日
本禮道春曰頃聞我國使臣之往朝鮮也行禮於庭
朝鮮使臣來我國獨不拜於庭乎宜倣庚寅故事大
君當坐交椅受使臣行禮矣大君雖有持難之意此
人等再三力爭以此兩說參酌定之曰朝鮮每以日
本爲不知禮今若仍循謬例不爲改定則必未免一
向貽笑於朝鮮云故俺極以爲悶敢此先告余等曰
貴國務欲知禮而反未免失禮之歸亦足一笑所謂
庚寅故事者何特事也不法家康之定規欲法秀逆

之秀吉此可謂知禮乎若行此禮有死之外斷不可
從速爲歸報無壞百年隣好峻斥以送

十三日癸未晴

留江戶義成來見曰朝者入告于大君則大君私語
於倭曰使臣之言皆有理執政中喜事之輩雖如此
我豈動聽愼勿爲慮云誠爲多幸余等曰禮貌重事
何可以口舌來傳吾自有持來儀注此間節目與儀
注有違則國書雖不傳禮貌不可屈義成唯唯而去
夜深義成自關白所來云節目傳命時三使臣陞上
堂行禮仍設酌禮大納言兄弟對飯則行於中堂義

成曰節目講定將大君以為朝鮮別送信使誠信足尚東萊書契中使臣皆秩高望重云禮不可不加前一等以示尊敬之意大炊嘿然道春力爭不已大君曰前日往詰官制已極不當每每別生論議必欲作梗何歟道春不敢復言上堂者卽大君所坐之堂大納言兄弟亦不得陞云是日道春至拈出經史中難解處六十餘條以問字畫文辭粲然可觀遂答之又論理氣先後四端七情之分往復三四辨論不已辭若少屈乃曰李退溪奇高峯所論儘好高峯之說較勝又曰圃隱曾奉命到此既是理學師宗王者殺一

不辜得天下不爲圖隱不得其死何歟所問皆此類
又論理學工夫其說多頓悟之旨余答曰此乃釋氏
之派也仲尼之徒所不道吾未之學道春得書頓首
曰使臣之言藥石我也我國學問皆出於禪所以有
此患如欲一歸於孔氏之學則當何修而可余答曰
其工夫梯級則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
其倫則自父子有親至於朋友有信其制則冠昏喪
祭其文則詩書易春秋聖人之道俱在方冊歸而求
之自可得師道春喜曰敬聞命矣今者我欲改官制
易服色願聞貴國制度及中朝官制仍舉漢唐南北

朝金元大明官制論難蜂起專以辯博自高又列書
我國山川風俗物產以問縷縷不已又以養鷹方來
問即我國星山李𣬠年所著余曰吾以子為異之問
曾鷹與犬之問耶道春謝曰生長海國不得聞君子
之言今日若披霧覩青天仍願聞余軒號年歲官職
登科日月居住本貫令權侙答之
十四日甲申陰夕雪
自此大寒留江戶辰時右京淡路等請行傳命禮正
使以下具冠帶奉國書入城入第四門停鼓吹入第
七門下轎義成淡路右京玄召光璘等皆具其公服

在門右出迎前導入入門大炊讚歧兩執政以大君之言問安迎入廳上過十餘間有大廳卽關白時時坐處云請少憩俄而執政奉國書入三使臣以次進堂制有三級其一曰上堂次曰中堂次曰下堂各高半尺關白坐上堂具其冠服坐兩重錦茵使臣從正門入陞上堂行禮如儀仍就坐東壁執政四人自西夾楹外匍匐以入聽大君之言傳于余等曰天寒遠行傳致國書深以爲感余等荅曰勞問至此無任感荷四人者還告倭官看公服者自西夾進饌又奉絲花彩雲金臺置金杯其上先進于大君之前次進于

三使比一路所見彩花尤極精巧此盖日本大慶禮所用即我國壽杯床之類也關白先飲以屬正使次及副使從事皆先飲舉杯以侑極其款厚余等俱拜而飲之關白使四人傳言曰日光寺刹願得三官使遊覽以爲光華得蒙許諾不勝喜幸余等答曰鄭重至此尤荷盛意禮畢義成趨進使臣之右請出次少休盖倭俗尊客則必請休息云良久義成趨出請遂入就坐一行員役始入行禮堂上譯官拜於楹内典樂以上拜於楹外使令以下拜於庭關白曰吾有兩叔欲令侍飯幸從容留坐無遽起也使臣即辭如初

儀關白既入上堂盡垂簾金鉤絳索簾制極巧余等
退出中堂卽前日使臣行禮處年少二官自西夾入
相揖而坐一日大納言義直一日中納言義忠家康
子也倭官八九人進饌享畢又設絲花臺勸酒旣罷
出義成前導執政四人追至外廳揖送義成右京等
送至乘轎處及出城雪作到館則日將昏矣兩僧追
至致賀義成則欲探關白諸執政之意不得出來云
洪喜男康遇聖等以爲今日禮貌非但有加於前下
轎舊在第三門今至七門右京等迎入在長廊下今
迎於下轎處執政引入在大廳中今迎於長廊下此

皆大君分付云昨日義成之言信不誣矣余等憇大廳時見倭官着公服坐外廳者極衆皆是六十六州將官或世襲或新除云其服有紅黑紫三色執政及左右之人皆坐西夾楹外不得陞上堂必待大君分付方趍入其進退陞降不成貌樣聞大君無子寵義成妻姪女今方懷孕義成之有力於大君盖以此云執政六人俱各分黨大炊與讃岐有同水火軍國大事則大炊主之朝政議論則掃部主之大炊讃岐皆年老讃岐尤衰白掃部年四十四外親內疎猜嫌日積賄遺成風奢侈無度諸將家屋脊簷瓦盡塗黃金

屋甍左右作金鳳飛騰之狀高可數丈以至馬廐墻壁亦然聞曩時則不能如此唯正宗家塗金城有三重各繞以壕城不過三四丈上無雉堞壕濶七八丈皆通舟楫門各有瓮城瓮城亦設扉曲曲設砲樓或三層或二層或只設粉墻外城之內皆諸將家中城之內只有鍊士場內城則極小只有關白家中建五層樓以爲候望防禦之所名曰天守臺重門複城險固阨塞真金湯也

十五日乙酉晴

留江戸朝洪喜男持禮曹書契徃傳于執政奉行等

處平掃部聞執政伊賀守之不與焉極以爲憂密令
義成通于洪喜男姑留已處所傳書契言于大君曰
朝鮮不知伊賀守之爲執政書契不來我以同列之
人安敢獨受實爲不敢闗白令受之及昏始傳夕兩
僧來言大君謂執政曰朝鮮書契極其穩便誠信之
義可見在我之道所答書契不可不謹國師與道春
兄弟善爲構草使臣不可不極待遊覽旣還我當再
行見禮以示誠款云但闗白旣見國書之後欲加調
興之罪大炊道春等唯恐調興之事更無可爲營救
之罪及於其身互相煽動無所不至日夜憂懼亦不

得頻頻來候於館下云

十六日丙戌晴

留江戸義成請宴于其家余等辭以疾不赴義成言大君謂使道之行必往汝家賜我以家傍空地五百餘間已修馬場使道雖不往願請軍官馬上才樂工等諸人以鍊習之軍官等還言第宅極壯外廊至四百間廐馬百餘匹宴享饌物極侈云令洪喜男問回程日期荅書撰出與否兩僧答曰倭人短於文字非但數日之內撰出爲難近因調興之事彼此紛紜渠亦不敢出入探問云

十七日丁亥晴

留江戶義成來言曰大君以爲使臣旣許日光之遊今遣執政伊豆守申飭一路仍使先導未知發行當在何日余等曰頃見關白親自致謝足知誠欵但往彼之後若有難便之事決不可行義成曰萬里陪行已知使道行事何敢一毫欺罔此則全出於尊敬使臣誇耀一國而已保無他事余等答曰行期甚忙明當往遊問道里遠近答曰捷徑則不滿一日程大路則三日余等曰豈可舍近取遠對曰此乃大君往來大路也大君爲此行已造浮橋于大路所經處又送

萬两銀子設厨傳于各站且以天寒日短不可趲程
商量排置今難周旋若於回程更爲設站未爲不可
且言關白爲送國醫玄琢者陪行云余等因問疏黄
通貿之事尚不得周旋耶太守之力若或未及則吾
等欲直通于諸執政義成荅曰凡係軍器私相貿賣
爲一國大禁非爲朝鮮立法江戸近處放砲者有罪
行中人皆所共知也今若言于諸執政而或有一人
搪塞則更無他日餘地俺旣承使道勤教自當周旋
使貴國無絶乏之患云

十八日戊子晴

朝飯後發行學官權侙寫字官朴之英從軍官典樂馬上才等以關白將觀光皆留中火于越箇谷夕宿糖壁皆江戶地方自江戶至糖壁六十里

十九日己丑晴

日出發行中火于薪栗橋渡一大浮橋夕宿小山皆下捴州地方荒野廣漠之境夕有一人自言慶州人壬辰被擄今爲關白廚子以事來此站數月矣爲朝鮮使臣遊覽之行發民治道者七日始聞使臣入江戶之奇而執政伊豆守以一路申飭事昨日過去各站供億所費過數萬兩今市新造館宇數百餘間亦

費萬兩云自越箇至小山六十里

二十日庚寅晴

平明發行中火于石橋夕宿宇都宮皆下野州地方自石橋至宇都宮五十里

二十一日辛卯晴

朝食後發行中火于大澤夕抵今市皆上野州地方諺傳三郎戰死之地新搠板屋數百間內外墻垣皆用木板材木自江戶運入凡費萬餘兩云距日光十餘里盖爲一行人馬衆多不可入寺中留宿故刱平麥田特設此館以爲往來時留宿之所云自宇都至

今市六十里

二十二日壬辰晴夕風雪

日出後發行入日光山一洞之内皆梵宫也盖以銅瓦飾以黄金繞以石垣羅絡左右者不知幾千百間古栢老檜翠色接天義成兩僧先到寺門以待旣入門有石沙門三重如紅門之制相去各數十步高七八丈大數圍並八稜横杠亦石也刻其面曰筑前州石計其道里則水路七八千里庭中及正路所布之石長廣數尺皆作龜文日本無石俱自筑前至者云其竭盡民力至此余等就憇一寺入一門伊豆守具

公服以待有兩重銅沙門寺閣尤極宏麗卽所謂權現影堂龍獅拏攫夾門左右屋兩頭作龍鳳飛騰之狀軒翥若動盡鍍黃金屋脊簷甍以至柱楣桷梲扃鐍之屬皆金也其窮極奢侈如此庭左右設二層金閣中懸巨鍾桑門觀光者無慮數百人寺後數十步設一室安置權現木像其樓閣之宏麗有加於日光義成請入中門周覽其內余等辭不入小憩石壇上風雪始作遂還入日光寺促裝下山義成以伊豆守之言來請曰使臣旣肯遊覽非但一國上下以爲聳觀山川草木自此增彩矣留止信宿幸無遽歸遍歷

諸刹 大君之望也敢以爲請且留詩什永鎮山門豈不幸甚余等辭以行忙不可留題送近體八首玄召兩僧又各占兩絶兩律求和遂次贈伊豆守又别設振舞以享上下 所謂山菅橋在谷口兩崖壁立大川中注深不能立柱以百仞之木連屬爲飛梁諺傳寺基在山中人不識山靈以菅草爲橋多有靈異事至今人不敢騎馬過云今千年杉木萬仞瀑布皆勝境其他可觀之處亦非一二而不暇遍觀古權現在於絶頂尤難到矣大槩此山彷彿我國伽倻山形而别無泉石勝國内第一 名山如此其他可知倭俗崇信

佛敎古今同然而闍白竭盡財力窮極奢侈曾不知愧至請遊觀反欲誇張豈不謬哉還今市日已昏矣日光寺守僧正長老者送白金八十枚以爲禮余等辭而却之聞此乃闗白先送以爲禮單之資云夜藤智繩私見洪喜男曰大君爲暫時誇張虛費數萬兩銀子修治道路剏立舘宇請使道遊覽所益者何事仍言曰大炊加賀等非但調與腹心皆是樂禍喜事之輩思所以啓釁於隣國乘時作亂相與爲一黨曰朝鮮鄙夷我也義成專事欺賣大君與平掃部爲一黨曰朝鮮非薄我也調與自爲不道上下角立論議

攜異大炊道春又曰義成雖請信使來安得每事盡
善一事或差我知必敗今此日光之請大炊等唯恐
其或許大君唯恐其不許及聞使道不許則從而媒
孽必欲謀陷島主故俺等雖不敢直請而憂煎之心
則寧有極乎今此遊觀俺則以爲至幸分黨之說到
處皆言每事安得盡善云者自一岐島以後被擄人
往往來告
二十三日癸巳晴大寒
平明發行中火于宇都宮夕抵小山藤智繩來見洪
喜男曰今聞謝使以筑前守差出肥後守副之今月

使臣出去之後趂正月出送云馬島在兩國間從前犯禁多矣調興之言將至此盡實誠爲用極但大君以使臣遊覽極以爲喜或有周旋之望一事纔完他事又生悶不可言云

二十四日甲午晴

伊豆守及玄琢等告先行余等招見玄琢日出發行中火于新栗橋夕抵糖壁夜康遇聖等告目至自江戶二船形名將金守明者以疸疫廿二日化去云不勝驚慘

二十五日乙未午雨夕霽

日出發行中火于越箇谷午後入江戸關白送使者二人問安仍曰前見未洽今可再接否余等辭曰盛意可感而傳　命之日已行辭禮是再辭也將奈何夕義成來見曰回禮備送及謝使勿送等事言于大君則大君謂執政曰今此答書不可無回禮之物以表我誠信大炊等以無前例再三搪塞而大君皆不聽回禮物件方爲措備不勝幸甚既有此回禮之事則謝使雖已差出而措辭停止亦有其路盖以大君之心方爲喜悅凡可宣力者庶或周旋矣義成妻送人問安别呈酒饌以得蒙遊覽之諸極爲感恩云所

帶軍官萬戶崔成岌在大坂船中病重身死云驚慘可言

二十六日丙申晴留江戶

義成又請宴于其家余等辭以路困義成曰大君曾賜家基五百餘間者正爲使道設宴之所今又不許大君亦必落莫且負役所騎人馬皆是諸將官爲我起送若爲空返尤極無顔再三懇請竟不赴義成極有慽色道春以關白之命來言曰陋邦至寶只此而已不得寫賛以爲欠缺願得副使公筆以增光彩義成兩僧擎進裹以三重繡袱盛以金櫃乃伏羲神農

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濂洛關閩邵堯夫像也凡二十一簇象軸錦粧毛髮欲動眞天下絶寳也其長竟壁皆立像闊白以千金購諸天朝得之十餘年極以爲寳諸將不敢見云余辭不能道春書示曰大君能尊尚聖賢其意足尚以大人斯文宗匠臨莅弊邦誠難得之會欲得隻字以爲至寳若不蒙許豈獨大君失望將無以復命願大人留意焉翌日寫畢道春持軸至每軸要書號看圖書而去

二十七日丁酉晴

留江户午召僧來見洪喜男曰貫國書契中有盖教

二字觀其措語係是貴國自稱而敦字之義元未得
解見益之爲言是何意歟道春兄弟以此二字有許
多論議回書撰出亦大矣猶且致疑焉故來問之喜
男等一一解釋以荅召僧笑曰日本徃時知文字者
不多故只有管國書一二人近來學文者雖多解文
理者小以不知之見各生論議眞可笑也道春撰進
回書大君以爲不當令良長老更撰未知其措語如
何而此則似無憂矣云云正使自數日來患感冒至
是關白聞之一日之内送使者問安至於四廵夕招
右京淡路守等言之曰病患如此則何可發程乎從

容調理答書亦不必明日傳送右京等來以告洪喜男以今已差復爲對夕義成見喜男曰明間當傳書而回禮中物目則未可詳矣云淡路右京等傳告于余等曰明日巳時答書當來故敦通云右京淡路等日進金幅乞詩乞書極其誠懇及得則喜動顏色譯官輩曰此皆執政奉行及諸大官所求故右京等若是盡誠日本風俗尊敬使臣不敢直請自執政以下日日乘轎來到館門外因館伴求之或與右京等步入館中雜立於伺候諸倭中瞻望一有所得則致謝不已若一二萬石受祿者不敢望乞詩官卑者則藤

智繩輩揮斥使不敢近欲得一國欽艷爭得唯恐不爲至寶亦是異事欽欲得誤疑

二十八日戊戌晴

留江戸曉右京淡路等灑掃庭宇排設各樣禮單所置之卓子于大廳上巳時已過執政不至義成見洪喜男曰回書至今不來初未知爲何故而聞有改書之舉必是姦人臨時作鬧且聞執政出來時聽大君分付云此則無乃有意外患耶彼若對使道提起調興事答以到此略聞問及玄方事答以上京則果有之別無僞稱之國書其他酬應亦須詳慎俾無一毫

致疑然後小人可以免禍矣遑遑罔措面無人色把持喜男之手戰慄不能自定申時執政大炊讚岐二人奉書契至仍致關白之言曰　國王盛意無以爲謝畧獻方物用表遠忱且調典奸賊反覆不道改换書印欺瞞兩國其一即王字也添書於日本國字之下其一即年號也去我天皇年號二字而改之以龍集其一禮單也貴國所送多少有數而中間添補其他巧違不一而足我痛之不意特遣使臣且贈書物誠意兩至更無疑阻而調興之事益復判然自此以後兩國永好百年如一日豈不盛哉余等答曰自前

書契不書年號今則書之有違前例王字雖不可書而不書大君何也執政等曰大君預料使臣有此說話已敎于俺等果然矣我國之用天皇年號猶貴國之用大明年號自前書契去此二字乃調興之大罪也兩國各用其年號各遵其舊規初非相屈而若欲强之則非誠信也至於大君二字乃國中私尊之稱執政荅書稱我以大君猶之可也我所自尊之號何敢書送于鄰國之答書乎此盖大君深惡調興之狀而有此明白處置使臣之言雖如此俺等决不可回報云余等曰大君雖有云云我國因馬島書契旣以

大君書送而答書則無之年號則未知其必由於調
興而既與前例不同則使臣何可不辨執政等曰我
大君三世繼序非王而有王之權者天下所知也書
此大君二字甚非難事而所以不書者尊出於尊敬
貴國之意何必致疑於此且我乃海中別國所尊者
天皇是用天皇年號去此年號則只書年月日乎若
如使臣所言當用何年號鄰國答書萬無不書年號
之理而所教如此殊未曉也余等又曰交際文書不
可不慎重幸勿堅執歸告大君改撰以送大炊等曰
唯唯其書契則盛以銀櫃裹以繡袱而其書曰日本

國源家光奉復朝鮮　國王殿下聘价遠馳禮意益
敬見書就審慶我治平贈其物產依數領之懇款深
切慰悅殊甚爰聽義成調與相訟則有僞造書印者
革正糺察焉貴國早聞知而今改往相新至此誠可
也交道有義不渝舊約則彼此之好也有小信物付
使价還宜知別幅檢領餘冀亮察不宣日本國源家
光肴印其回禮別幅則金屛二十雙銀臺子二飾內
爐釜水瓶杓立水滴諸具錦衣五十領矣大炊等又
以關白之言致謝曰未獲再見遽爾回程水陸萬里
唯冀好還今此薄物所以表忱而所送之物排列于

楹外銀子則以其數書小紙貼付板床上盖是日本
敬待尊客之禮也余等辭曰關白厚意可感第此貨
物不敢領受辭之再三執政等答曰大君以贐行爲
名使臣無可辭之義俺等既已受來決不敢依教即
相揖而出到門內廳上招一行大小員役以關白言
勞問以所贈銀子之數貼付板床而示之執政六人
各以其人送禮曺荅書及回禮之物其別幅則銀子
各一千两綿子各一百把又於余等各送銀子百枚
大納言中納言二人以其日對飯之故亦各送銀子
二百枚余等辭而却之其使者等曰受我將令不敢

持去起而出走余等招上通事逢授關白所送別幅
中方物及禮曹回禮之物使之封裹輸去其餘關白
及諸執政贐行之物則招右馬助平成春伊織等三
人言之曰余等既已辭之萬無領受之理速爲持去
任汝區處三倭固爭不肯持去令諸譯反覆開諭則
知余等終必不受乃持去關白所贈三使臣各銀子
五百枚雪綿子各三百把堂上譯官二人各銀子二
百枚上通事三人各銀子五十枚正官處都合銀子
五百枚中官處銀子五百枚下官處都合銀子五百
枚每一枚重四兩三錢綿子每一把十一兩而前行

中下官則以銅錢分給而今以銀子給之盖其優待之意云而執政所送外關白所送銀子則自大坂出云余等相議曰國書中不書大君二字雖涉未安而彼既以尊敬我國不敢書自中私尊之號爲言則必令書塡在我失體强爭不已或以將軍或以左大臣書送則尤有所未安從前答書中調與添書王字之事我國所知也且觀禮曹回書執政等稱大君則大炊等所傳關白云云之說亦有據矣唯是年號一事不可不力爭且謂洪喜男曰送繡段如我國贈以繡段之規則害矣何乃以衣領爲之耶喜男對曰此乃

日本國俗也關白之進上于天皇諸將及島主之獻于關白必用衣服至於繡衣錦衣則極敬極尊處所用其出於尊敬而斷無他意非但小人知之一行諸譯曾已往者及前日被擄康遇聖尹大銑輩無不知之余等將送喜男于大炊等處聽其回報而夜已深実義成妻每呈酒饌至是其女又呈酒饌盛以金盒皆是南蠻珍味年今十三歲云義成妻別呈紅花九十斤

二十九日己亥晴

留江戸曉使洪喜男持關白答書偕平成春往義成

處再諭若不能改撰使之棄置而來義成即與洪喜
男同往大炊處言之則大炊曰昨以使臣之言回報
于大君則大君以爲我不書天皇年號朝鮮不書
大明年號則此豈誠信之答書乎吾書中言及調興
奸巧之事而改往云云者正爲此也使臣顧不明察
我心云云大君所教如此不亦明快矣乎喜男以余
等之言再三固爭大炊所答終始如前喜男回報于
余等且曰大炊私謂小人欲使我國不書寬永年號
則何不借道使我通貢於　大明耶爲　大明臣然
後去此寬永二字不然則使我獨去年號萬無是理

兩國各去年號事相約立條自其時亦未晚也其言
叵測極爲痛駭荅書棄置義成處矣夜深義成使平
成春還其荅書于洪喜男仍遂來見余等責之曰
朝廷之待太守若何太守爲　朝廷不肯盡誠豈不
痛哉書契不去寬永二字决不可持去義成拜謝曰
年號一款即調與一大罪案小人形迹未免干與於
其間故昨日執政傳語之際並舉小人及調典之名
以示自今去僞從實之意小人之嫌逼不敢開口已
不道何許執政敢生周旋之計耶年前洪同知之還
朝廷已知此間曲折使道亦必洞知而如是固執每

謂小人不誠不信小人之於朝鮮已往再生之恩雖
不可盡言前頭資藉　朝廷取重本國者豈淺淺哉
其敢一毫小忽罔嘿而退大槩前日不書年號皆調
興所爲今乃以異前爭之實無歸宿至於大炊所言
必以去崇禎爲言不遜之語益涉悖慢則深恐無益
於事而適足以取辱此莫非臣等適當調興見敗之
際痛恨奈何洪喜男往見義成時適伊豆守在座喜
男問曰刷還一事旣已許之而禮曹書契中有須待
他年等語更爲防塞何也伊豆守曰萬無此理大君
旣已再三分付于西道諸州即招良長老問之長老

笑曰何其不解見耶須待他年云者謂何必待他年
其不識字義有如此余等之行稱以勑使所館之處
稱以御宿所呈之物稱以進獻抵書于洪喜男則曰
洪喜男御前抵書于康遇聖則曰康遇聖御前旣書
其名又稱御前文書間輕重倒置有不足責矣初關
白欲觀馬上才樂工及射帿已治處所竟無觀光之
舉莫知其故到今聞之則關白再往義成觀光義成
前日再度請諸人至其家稱以私習者盖以此也云
璘僧來言貧道當落後大君曰自初陪來不可不送
至京城以盡敬禮云

三十日庚子晴

余等以一行上下員役支供用餘米五百三十俵餘酒醬油饌等物積置于庭中傳給于右京淡路等處使之分給館下伺候諸倭其所謂俵者容入其五十手斗云朝食後發行右京淡路等辭于廡下匍匐致禮款款送行有不忍作別之色義成兩僧陪行中火于品川夕到神奈川自此以後每站支應倭官皆是來時諸將余所患宿癥尤極僅能作行

丁丑正月初一日辛丑晴

義成兩僧來謁曰昨日大君非不欲請留過歲而新

正望前則國俗絶不登道故不敢強止元日使尊客
行路非所以敬客也來時分付我輩留此地幸乞停
行遂許之自昨日見人家亂揷竹枝門外懸柑子一
顆又以藁索懸藁草繞于門上家家閉戶不出行路
之人亦絶有若寒食者然十五日以前忌諱度日百
事不擧若歲拜之禮則有之而從後門書名于紙上
而去其家亦不出接只置紙筆于外令書名而已若
大官則其管下人入謁以土盃金注爲虛酌之禮一
嘗而退云式部等諸倭來謁藤智繩持小封一二枚
獻于三使臣以爲歲謁之禮拆見則各有黃金一片

重可一錢問于譯官則日本之俗若極尊處元日如此遂還給智繩頓首曰此乃賀禮國俗如此翌日還給

初二日壬寅晴

朝食後發行午後抵藤澤從事官患感冒極重苦痛

初三日癸卯晴

日出發行中火于大礒夕到小田原城池極壯民居極盛其城主則年方十四爲大君尾家是方言寵倖小童之稱在江戶與大君同居處代官主管諸事云格軍一人又患痘疫別定丁潤璞看護令同鄕人二

名救病

初四日甲辰晴

踰箱根嶺中火于湖邊站舍日沒到三島從事病苦

初欲留箱根站絶頂寒冷且臨湖水不可留

初五日乙巳晴

留三島從事病重不得發璘西堂以五色花牋爲一

軸願得往來詩篇其制似我國僧詩軸其紙則我國

花牋也倭人絶貴之粘連數百幅且請必得親筆余

以應接爲苦令全榮書之數日乃畢書法又酷類余

亦不能辨不料降一格爲此體也相對軒渠

初六日丙午午後雨
從事病勢始差早發中火于吉原冒雨發程到富士川到江臂夜已深矣
初七日丁未朝雨
中火于駿河州府或云家康墓在此地二十里外云而國俗皆火葬其言必妄矣夕抵藤支大風聞關白別送差官檢飭一路支應俾無不謹之患故歸路支供倍於去時爭進異饌務勝不已一行上下之人或不安於心唯藤澤比去時稍損盖關白分付未及到耳

初八日戊申大風

食後發行到大井川邊義成已先待川流甚漲水及馬腹倭人護行者數百皆赤身渡涉寒戰之狀不可見是日飛雪大寒抵金谷賀酒分給轎夫島主卜駄五匹漂徃數百步僅得活二馬則仍斃云夕宿掛川

初九日己酉晴

平明發行中火見付夕抵賓松各站接待唯恐其不盡禮見唯恐其不謹比諸去時尤有甚焉倭法之嚴可知此後鎌刈牛窓鞆浦駿河州接遇尤謹

初十日庚戌晴

聞淡路守等以所留米饌雖是使臣棄置之物在我之禮則不可還受禀于關白賀送黃金一百七十錠一錠之直白金七兩通計一千數百兩自江戶追送於中路負役或以爲此乃料食之餘分給爲當或以爲令島主還送江戶爲當余等以爲日本接待至此誠可尚而贐行者禮也此則太過分給則受之也是爲貨取還送則不恭也古人有埋金幕下不必爲今日法但念馬島人謂越槖太重不如受去投諸淺流使馬島人知不貴此物而又使有用之物不爲虛棄矣到金絕河投之中流中火荒店夕抵吉田

十一日辛亥陰
中火赤坂夕抵岡崎得釜山訓導李亨男告目十二月初一日出世京中皆無事云又聞康遇聖李長生皆加資因得江陵叔父書十月晦日出也路傍人家寒梅疎竹處處交映
十二日壬子陰
平明發行中火鳴海夕抵尾張州倭官進一素軸中有寒山子像即大納言筆且進古畫數十軸乞賛詩余以路困謝不能島主懇祈曰此則大納言所送幸乞勿郤遂題送

十三日癸丑陰

平明發行中火州股夕抵大垣璘西堂送歌詞二首曰此乃烏丸大納言所製聞使臣富士山詩膾炙國中因此詠歌云盖讚美之辭也遂次以送璘西堂即來謝曰貧道當得大賞於烏丸云

十四日甲寅午雪寒

中火今次夕抵佐和山支待尤極致誠將徹余題一律于金盤及擎出倭官見之次呈曰此盤當即送于江戶掃部處矣遂進錦簇六軸求詩余困乏令全榮放筆題之倭人不曉草書此人快讀無差誤

十五日乙卯大風寒

曉發行中火八幡夕抵森山是日行琵琶湖邊風勢料峭飛塵敝目終日閉幰而行鬱鬱若新婦

十六日丙辰晴寒

中火大津午後入倭京路左張二人于十字木亂所言是天皇宮中侍女周防守送人迎問於中路閭前日出給餘米周防守留置以待使臣處置廩人且呈下程米饌余等以爲旣受之後必有難處之患辭下程雜物以留置米分給一行周防守別呈饌物

十七日丁巳晴

留倭京令洪喜男傳禮曹書契于周防守問刷還事
答曰大君分付極爲嚴重故自此再三分付于九州
四州幡摩攝津等處皆以無一人願還爲答以倭京
大坂言之則分付于各坊使之搜得者已二巡矣而
老者已死壯者已有子有孫不能棄去無可奈何但
我旣主此刷還一事雖不能及此行搜送當與馬州
太守周旋募得百餘人或四五十人隨後出送使知
我誠欵云紀伊大納言自紀伊州送人問安又呈生
猪鯨魚等物余等促行義成請小留數日以治其行
具初以不可淹滯爲答再三固請不得已許之

十八日戊午晴寒

留倭京大福寺僧壽仙來謁因呈硯匣各一面譯官等言家書至自釜山洛下平安云

十九日己未晴寒

留倭京患痘人化去萬里同行死者三人皆余管下人尤極慘惻殯與崔成岌等同載一船使之先詣釜山一船之價至於六十兩云

二十日庚申雨

早食後發行初欲觀大佛寺因雨作直向破浦樓船已先待水邊到平方雨益甚義成懇請下陸令一行

往叅振舞支供倭官別呈振舞于船上右馬助藤智
繩來言曰此乃碇浦代官親自出站備盡誠禮而不
肯下陸其爲落莫如何遂口占兩絶令康遇聖往贈
代官且言雨甚不能下陸代官得詩叩頭曰不意今
日得此仍厚贈康遇聖右馬助等來謝曰今日光彩
勝於親享振舞矣

二十一日辛酉晴

朝食後到大坂本誓寺大坂守官送傳關白所贈銀
子余等招平成春伊織等言之曰此物出於關白贐
行當初既不能固辭奉使之臣决不可賷數千金渡

海且當初關白所贈綿子及執政銀子旣已辭却任汝區處今無獨受此銀之理平成春曰關白所贈之物小人何敢擅便處置余等再三開諭平成春等唯唯而出留置其銀於諸譯所在之處令其從行倭人守直終不肯持去

二十二日壬戌晴

留本誓寺西風連日不得發行定軍官欲封先來狀啓洪喜男以爲調興心腹百般伺釁前頭長門備前等州太守俱調興黨先書敵國事情殊甚可慮請於馬島發送遂停之璘西堂以將落後逐日來見或一

日再至日一別清光更無再逢之期未知後身或能
接下風否近日別懷甚惡往來不憚煩幸無見訝
二十三日癸亥晴
留本誓寺待風余等招平成春等更言曰關白贈物
決難持去汝等亦必知何如是推託爾等爲我行路
糜費已極不貲且有前頭刷還人口支粮雇船許多
需用之事皆當責出於爾島護行諸倭亦多奔走之
勞償費酬勞小無所妨爾等豈宜終始固執平成春
等知余等決不肯留乃持去璘西堂呈硯匣一金函
一桐文紙五百張詩經一部辭之璘西堂親自來謝

日陪行萬里烏得無情臨行贐物聖賢所不辭請自今不敢復見矣遂受之以硯匣金函桐紙分軍官以詩經贈全榮

二十四日甲子晴

留本誓寺被擄人多至門外無願行者只有一人自言貧甚去年鬻七載女子今已食盡願出去瀋陽人與使令同姓五寸者亦約行不至皆言關白下令申飭刷出使者已再過云自江戶卒來者是日逃去周防守回荅書契至自倭京且問安于使臣送銀百枚余等却之使者置外廳而去平成春等知余等不受

持去以人參栢子花牋等物送于璘西堂以爲留別之資璘西堂即來謝曰昨呈薄物幸蒙見留今此盛惠敢不珍藏

二十五日乙丑晴

留本誓寺先令我國船隻出河口以待邀璘西堂設小酌酒闌璘西堂口占一絕余與上使從事次贈請陳日本之樂八歲小兒被繡服執偃月刀舞蹈踴躍從者數十人皆拍手大吽以助其勢初見甚駭使譯官問之則乃古名將破陣樂云美男子五六人張金扇曼歌舞蹈其聲嬿嫋

二十六日丙寅晴

朝食後發行乘樓船順流而下行三十里乘我國船璘僧追至告别邀入船上設小酌題扇頭詩以贈臨行欵欵惜别迨不能發夜半始辭起仍詣上使從事船鷄鳴直向大坂云

二十七日丁卯晴

留河口待風大坂守官逐日送下程望見大坂閭閻極盛彌滿三十里內帆檣朝夕乘潮出入往來者不知其幾千百艘自大坂至此即所謂傾城店遊女之窟也數十成羣往來不絕皆彩服艷粧或有被髮者

國俗絶重男色道路所見童男七八歳已上至二十
餘歳男子無不艶服冶容謂之兒家是即寵男之稱
上下成風至多怨女云漢五行志謂之色妖漢末此
風極盛乃亂亡之象倭國之風正類此是日宿船上
二十八日戊辰晴
留河口宿船上聞大坂以西累年失稔米穀甚貴民
多飢餓盗賊横行云
二十九日巳巳晴
留河口宿舡上召長老送金屏六坐願得書富士山
律詩令全榮書送即紀伊大納言所求云

三十日庚午晴

食後始得東風而潮退港淺不得發船留河口宿船上

二月初一日辛未晴

日出發行乘樓船到海口始乘海船余船閣淺流最後始發張帆到兵庫下陸義成出迎

初二日壬申雨

留兵庫站舍左右列植花木瀟灑清絕庭有小桃一樹浥露欲開右馬助持金箋四幅乞詩曰僕老將死不肖子式部陪行萬里願得一詩留以爲子孫寶島

主又送金簇一雙乞詩並題送因步出庭下偶得兩
絶書于壁上

初三日癸酉晴

日出後乘船義成亦乘船將發送伊織曰雨後風勢
未定請傳行諸船留港口上使怒杖其船將劉得信
以不發行故也宿船上康遇聖以事往站舍見昨日
壁上無所題詩問其故站舍主人曰此屋即關白藏
入將官茶屋將官畏爲代官所先遂割藏其詩塗壁
依舊代官聞之必欲得見將官抵死牢諱代官即給
二百兩曰我欲必得爾毋瞞我將官不得已出呈以

二百兩示康遇聖極有懊恨色

初四日甲戌晴

平明發船過明石風逆櫓行見淡路播摩等地諸山雪色皓然夕抵室津義成船落後夜深始到倭官苦請下陸以夜深宿船上義成爲張火戲請觀云自江戶得來盖噴火筒梅花火之類也

初五日乙亥雨

平明發船冒雨涉海上使催行故也主人危之午泊于牛窓倭官苦請下陸雨甚不得下支供諸官跣足出跪水次以請宿船上

初六日丙子晴風

早發到百餘里風急上使船檣折僅得無恙實天幸也到韜浦治檣余乘小船往慰上使從事以風利先發已久矣太守自正月二十六日出待于此苦請下陸義成親來請遂下陸受振舞寺在絶頂不可留宿夜深還宿船上送康遇聖致謝于太守接遇益恭夜深又送人問安有女人送書于康遇聖自稱宗室女其祖和陽君今爲太守妹侍女問故國安否

初七日丁丑陰風午後雨

早發張帆過觀音寺自此始行兩崖間未及鎌刈二

十里雨作從事送人先問以夜半到此云及到泊雨
甚不得下陸宿船上
初八日戊寅晴
午後始得順風乘潮發船到上關月欲落矣宿船上
初九日己卯晴
上關守倭苦請下陸辭以風順不得泊行百餘里遇
逆風入仙浦留宿是日大括船中得若干犯禁物燒
之仍治各人等罪
初十日庚辰晴
四更發船夕抵赤間關舘于彌陀寺庭有紅白二梅

滿癸小倉守官送米饌比去時益優只捧酒果如初寺僧呈小匣乃松雲奉使時予安德天皇三絶上題朝鮮國勅使詩遂步其韻以贈

十一日辛巳雨

日出張帆行纔十里雨作午後至藍島雨益甚日暮始下陸倭人絶重書畫求全榮筆者尤多謂之梅隱名振一國至是島求者願得見梅隱行中告以衣紫者是也譯官尹廷羽着紫衣下舟求者四集攢手乞書倭通事見之力言其不爲梅隱始得出行中爲之胡盧

十二日壬午雨

留藍島義成來請曰執政三人奉行七人各送金屛一雙願得筆法所書詩不願古人作唯以使臣所作以爲二絶幸乞留念且言曰自前使臣之來往多矣未聞執政追送金屛求詩者若蒙肯諾豈不爲一國光華請到馬州呈之倭人専不曉接待使臣之儀其撙節酌定皆出於馬島人薄待款接一係此輩慢敬令行所到遠近奔波獲覩爲快片言隻字不啻尺璧至於兵庫所題壁上詩二幅直各百兩富士山律詩八首擧國傳寫此未必其人眞有所的見而然也一

謂之至寶則擧國奔波亦足一哂

十三日癸未晴

雨後風亂日晩始發波浪振盪舟不得前纔行百里日已没矣舟人極有畏色夜半風浪少息始到一歧島淺港險惡不可入義成船在前直向馬島懸燈以引各船從之達夜行船一行人無不患水疾夜深登柁樓四望天海一色月輪正中亦一快觀也是日譯官康遇聖以被擄人刷還事持諭文與馬島差倭將監往唐津等地

十四日甲申晴

午後抵馬島是行也直渡二大海通行九百餘里人
皆眩倒夜在船房中振盪不得交睫仍念馬伏波見
飛鳶墮水卧思馬少游憐我有大志等語爲之慨然
昨日風亂初不曉島主請行及今聞之則島主粮絶
格軍走者十餘人筑前州有食邑送人取米僅得四
石而來不得已發行云其卜船一隻覆於洋中死者
二十八人得小船活者三人曾聞使行經過處島主
皆自備禮單以納今言徃江戶時所載行者十餘駄
還時六駄皆賂費物件已爲盡用云其言不可信而
到鎌刈奉紅氈十丈爲其禮單則一行所目覩也義

成初經大訟盪敗無形負債於人者至十五萬兩云日夕下陸館于前日所館處余等催趲行李夜義成兩僧來請曰使道之還自江戶也大君分付曰我欲再見而使臣不肯誠爲落莫汝往汝島幸請留盡禮愼無爲草草也願得五度行享禮召僧亦請行享禮余等固辭之

十五日乙酉晴

曉行望　殿禮留馬島平成春等來言曰大君執政禮單使道雖棄置小人若不極力請納早晩傳播于江戶則必受重罪祈懇甚至余等開諭曰行路所費

如治船等物固已不貲且聞汝等亦有自辦禮單之
事云不可不償且許多島中下人奔走遠道豈無酬
勞之舉乎平成春等叩頭謝曰下敎豈不至當但行
次時島中所費計可四五百枚銀子使道分付至此
若四五百枚銀子則可以依受至於綿子亦當依下
敎分給于陪行倭人俾知使道恩德至於沒數决不
敢受矣余等曰如此固執必欲生鬧矣曾以金絶河
投金之事恐得罪於關白汝等每每告訴汝等終始
不受則吾輩處置畢竟如金絶河也汝等無復追悔
平成春等嘿然而去

十六日丙戌晴

留馬島康遇聖還自唐津曰被擄者不得見一人地方官等禮待極厚曾以丁巳使臣自藍島因風勢不順從唐津向馬島故新作數百間屋盛設供帳以待云是日封先來狀　啓差送軍官朴弘疇等

十七日丁亥晴

留馬島博多州官送人問安因呈米饌極多義成以為使臣必不受不如略呈酒桶因請勿卻謝而受之義成請以明日設享許之義成使平成春送金屏十雙乃執政奉行所送盛以漆櫃裹以金袱長可四尺

一櫃各盛一雙與從事各占絕句六十首數日始畢

書義成叩頭致謝

十八日戊子晴

留馬島候風午後設享享禮極謹設葡萄酒言是南蠻所出平成春來言曰昨呈金屏將送于江戶島主亦備小金屏十坐得筆法及詩私獻江戶不敢每請幸使道留意今日席上欲請而不敢云

十九日己丑晴

留馬島余等往召長老山堂寺在天神山南麓即玄方所創花木瀟灑玄召出迎門外正廳北壁設錦茵

香燭中設位版書朝鮮　國王殿下壽萬歲朝夕焚
香義成亦至召僧設酌談彩雲盤前後進饌百餘器
皆山藪召僧從容曰今此使道之行適當危疑之際
小僧初以爲慮百事極順星槎好返喜幸曷已道春
最稱不吉人使道在江戶時此人作魔做劇何所不
至島主日夜腐心罔知死所大燃之心尤不可測知
幸賴大君明察獨斷已爲結末似無所慮此後往來
文書切宜愼重如有可否之事不必文書只送差人
相問實爲合宜近日則貴國文書一丈一字必送江
戶慮有此等輩錯看執語以爲生梗之地故耳右馬

助將監平成春伊織等亦合辭言曰專賴　朝廷德意得至今日但事機多端此後如有告悶之事唯望朝廷曲賜許可余等荅以可許則許之不可許則不許唯在事之當否而已汝等各宜自勉義成曰俺之於　朝廷實同藩臣日本以我爲貴國東藩者誠爲有據敢不終始盡誠唯願三使道諒此下誠歸達朝廷余等諭以乃祖乃父世篤忠勤太守盡誠又如此誠爲可嘉當一一　啓達仍諭以交際之間誠信爲本禮敬最重不可不恪謹舊度益勉先志又諭以朝廷德意至大至深今此送使亦出於曲全太守之

致在太守則沒世不忘處也答曰所敎至當敢不竭
力以報又言曰大君至誠敬待至請遊覽山寺備送
回謝之物創開新例執政亦各送禮單並是百年無
前之事其爲光彩百倍曩日願將大君至誠接待等
事歸達　朝廷千萬幸甚召長老自起進爵頂禮致
懇請留再三夜深乃還

二十日庚寅晴

留馬島候風曉召僧來謝江戶使者至探問使臣無
事過海得達馬島消息而去仍言曰使臣候風河口
至於四五日太守不請下陸極爲不當云夜召長老

邀見洪喜男言及國中事情曰今者大納言平掃部
待使臣極厚尾張州佐和山供帳百事逈出他處令
公知之乎前日調興構陷　貴國諸將爭相煽動先
送使者令絕東萊往來船隻以平掃部爲大將大納
言領之筑前守等大官當行者凡幾人將不日動兵
故二人之力主義成必去調興者本不欲領兵出去
及使臣入來尤以爲喜接待盡誠曰我輩之不行豈
非使臣之力耶云云倭人變詐百出喜作此等言語
不足取信至以不行爲喜極待使臣尤涉虛妄但在
江戶時聞日本諸將各自分黨必欲生釁以爲乘時

作亂之計召僧云云之說或如藤智繩所言不可謂保無此事矣
二十一日辛卯雨
留馬島候風義成願行上船宴連日苦請許之延入內廳複榭連亘數百步階庭曲曲皆種花不享罷還夜深平成春送片紙乃留館倭人飛報虜情事也書中有云虜騎犯京　大駕出次南漢今則已爲講和退去　大駕還都云得報震駭心膽俱絶欲爲痛哭則不當但仰天掩泣會坐一處達曙
二十二日壬辰雨

平明發行乘船風雨交作還泊港口義成謂洪喜男曰今此代官馳報不可不飛通江戶書中旣有還都之說若只以虜賊入京等語爲報必有不好事以使臣聞賊退之奇以爲大慶而還爲辭云矣召僧獻硯匣一扇五柄曰今當遠別豈不欲略呈贐物已知決不肯許只將此物表忱而已遂受之而分給軍官義成獻大金屛一雙小金屛一雙硯匣一雙大圓鏡一雙色草五片遂受硯鏡各一分給軍官而還其餘上官次官丹木一千斤明礬三百斤中官丹木一千斤明礬三百斤下官丹木一千斤明礬三百斤洪喜男

姜渭賓康遇聖李長生金屛各一雙文匣提壺鏡匣鏡臺權倣全榮朴之英金明國趙廷玹文弘績掛硯各一硯匣各一大手鏡各一馬上才樂工馬醫掛硯各一

二十三日癸巳陰大風

平明發船島主兩僧送至數十里外停船告別泣涕而還是日黑雲四合狂風大作波濤振盪行百餘里菫棹入浦口聞變之後慾於前進未得候風幾不免覆溺義成送平成春藤智繩陪行

二十四日甲午晴風

平明發船逆風不止促櫓以行僅得棹入鰐浦先來軍官以連日逆風不得進尚留浦口矣義成追送將監問安且曰發船之日狂風大作馬島人家或有倒破故島主極以爲慮今得無事入泊天實佑之

二十五日乙未晴

食後東風始作張帆行及過水宗變爲横風波浪奮湧從事船帆索絶堇得不覆申末過絶影島由勘蠻夷入上使船風逆不能進由草梁項入水使僉使俱出迎始得聞故國消息虜報以十二月至　大駕以十四日出江都至南大門虜兵已到沙峴遂閉城門

由水口門馳入南漢山城被圍五十日金汗傾國而
至江都以正月二十四日陷沒　聖上以三十日出
城即日　還都　東宮嬪宮鳳林大君大君夫人並
西行南以雄朴簹朴潢李命雄李襘李時楳閔應協
鄭雷卿等從賊陣尚留龍山云相對痛哭權翊自寧
海到水營來言一家全活之竒日夕下陸東萊府使
馳至娚鳴玉自京避亂至聞去冬諸兒皆經痘季女
年四歲以痘化去室人及婢僕皆染癘疫長女以十
二月十四日成婚云先來軍官先下陸已發去封下
陸狀　啓是日不能候風幾覆洋中

二十六日丙申晴

平明欲發行各驛人馬無一匹來到東萊府使括出城底人馬日晩始到東萊機張縣監金杜宇來言丁平山彦璜見余家屬由清安轉向原州得免兵禍云

二十七日丁酉晴

平明發行人馬皆東萊所辦一行顛倒之狀不可言日夕抵梁山各官纔經大變且因一行怱急無一邑來會不得已依丁巳故事三行分路余與上使約會尚州從事由清州約會竹山彦陽縣監張遠來到黃山人馬若干匹來現

二十八日戊戌晴

平明發行中火于密陽界府使李惟達出待日昏到密陽館于邑內民家

二十九日己亥陰

從事官發向靈山上使向淸道余亦向靈山行十餘里谷口有大碑使從者見之篆文乃余筆云往見則佔畢齋神道碑中火于靈山界夕抵靈山縣監尹勉之言洛下事進士李道輔及儒生輩來見

三月初一日庚子晴

曉發中火昌寧夕抵玄風儒品吏民皆會官門以待

郭嶕等數十人聞一行由清道作路徃待于大丘日
夕始還儒生金大鎔自大丘直向安彥夜深始到聞
李承肯景憲景曾兄弟奉大夫人到境内送朴得信
問安

初二日辛丑晴

曉發行抵茂溪高靈縣監李起先來見午抵星山金
泉察訪金湜以夫馬差使員來待縣監李時昜以上
使支應在八莒儒生金軸等數人來見從弟許武亦
來日夕發向夜深到扶桑驛開寧縣監金聲振來待
聞上使自大丘直向八莒方伯送人相問得趙察訪

松年書夜深從弟自星山追至

初三日壬寅晴

朝飯馬巖張正字應一朴生員梶自仁同來見中火于安谷善山府使孟世衡出待趙察訪松年自義城來見萬死重逢悲喜交至行色忙急不得少時長語可歎夜深到尙州上使已先到牧使金尙寯及金正郎光爀蔡座首得湖來見卜人安龍瑞聞余至來待已三日矣

初四日癸卯陰夕雨夜大雪

成叅奉汝樸來見金佐郎宅叔母與君妹及尹之重

避亂過城底入拜到咸昌申務安檝郭熊川龍伯來
見龍宮縣監李㮚以支應來待中火于幽谷夜深抵
聞慶田克成自醴泉來見聞去秋所得兒奔竄中夭
折渡海以後兩兒逝矣慘慟可言醴泉郡守李明翼
咸昌縣監權涉以支應來待
初五日甲辰朝雪午晴
平明發行中火安保延豐槐山俱出待夕抵忠原縣
監申得淵以是日喪妻云
初六日乙巳晴
平明入邑中火用安秣馬無極夜深抵竹山軍官權

瓊自忠原往原州

初七日丙午晴

平明發行夕抵陽智自入圻甸兵火之慘不忍見道路見載屍者相望縣內人家盡燒縣監兪希曾只率下人一名作脫粟飯以供使臣一行人馬皆自嶺南便行一日或行一百三四十里到此皆顚仆不能進初昏從事官自竹山追至

初八日丁未晴

平明發行抵龍仁縣監李命說自遠村來見及到麻戲川積尸連血數十里馬不能前忠淸監司鄭世規

敗軍處慘慟可言到新院人馬不能進又聞良才無
人家不得已留宿

初九日戊申晴

平明發行渡漢江江岸一帶閭舍蕩盡自竹山至江
上二百里之間無復人煙流離者已成鬼色及入城
南大門鍾樓以下左右行廊盡成灰燼 闕中侍衛
將士不成貌樣承政院移于內班院備邊司移于承
政院一行復 命 命引見 上問風俗山川土地軍
民戰船兵器及關白政治義成能否並一一陳達又
問彼國之人有能文者乎上使對曰不成文理詩則

尤不好臣世濂對曰召長老璘西堂行文儘好國中
唯道春之文爲最沿路及江戶多有來問者皆以理
氣性情等語爲問不可以蠻人而忽之　上曰聞彼
中素多災異今亦有之耶對曰到江戶有地震之變
但災變影也人事形也日本奢侈已極自古災禍未
有大於奢侈者此則變之大者　上喟然曰此言甚
是矣國家之患必出於奢侈仍　問嶺南新經調兵
運餉之擧蕩敗必甚民情若何俱以所見陳達　上
曰嶺南素稱忠義之鄉到今信然矣全羅道則可駭
之事極多嶺南再度收合尚不潰散其人心風俗之

忠厚可知予平日亦不知其至此退出領議政昇平在藥房送人遂與上使從事俱往拜平城府院君綾城府院君在扈衛廳送人又往拜日夕還乾川家則老奴春斤在矣是日島主書契至自東萊問安于使臣此前日所無者承文院撰使臣答書以送居數日島主書契又至以前日留置銀子非不運送而使臣既不欲受今若強送亦非誠信願獻嶺南公貿木三百同銀子則留用 朝廷以爲其意出於誠信 啓稟從之留置銀子不過一萬餘兩而公貿木價當不下一萬六千餘兩或以爲 朝廷辭其半爲得體大

兵之餘國計盪竭不得已並用今慶尚道運納其木于京中是行也首尾八箇月往返一萬四千餘里日本請使專出於義成調與之訟逆順莫測調興之黨百般伺釁必欲生梗而後已人之視此行不啻入虎口余又宿疾積年沉痼之餘萬無得達之望獲免顛仆不至辱國若其一路供億之侈盛接遇之恪謹不足言關白力排衆議極其禮敬上堂傳命回禮備送此則非意慮所及莫非 王靈遠暢廟筭得宜之致豈不幸哉

平調興者對馬島副官其妻義成妹也伶俐巧捷善事關白左右權傾島主義成積不平一日入見關白及門義成脫劍給調興調興不得已受之盖辱之也關白左右曰始以調興爲貴人乃宗太守捧劒者耶調興大怨居江戸八年不還義成患之平智廣等謀曰此乃吾島副官者招致蕆無不濟遂入江戸說與俱還調興不從只送七門衛以爲質會丁卯虜入平山玄方言于關白曰朝鮮有虜變自馬島可一問也關白領之玄方遂詐稱國王使出來及到釜山毁調興送使所館及調興庫託以國使所舘不可不改造

時調興代官在釜山泄其狀調興譏于關白曰朝鮮
之薄我極矣義成利其通好甘心受侮義成直一朝
鮮藩臣耳尤可痛者前後信使之來禮單物目皆所
自辦朝鮮所送則不過麁惡之物一二事而已我使
之往也必令拜于庭玄方上京肅拜于闕庭辱莫甚
焉又言書契往復之際年號改書王字加書兵器出
送等事逐條告訴無所不至關白大怒調興乃曰若
不與兵本國見陵之辱不除不如此而徒守和約則
不如無和若謂我不信遣大官來見玄方前後持去
國書可立見矣大炊道春等爲調興腹心樂禍喜事

日夜構煽關白令絕東萊歲遣船着圖書于空紙令
四人授之東萊而去卽乙亥十二月十四日也會諸
將議義成罪且謀動兵正宗者家康時老將也大言
曰朝鮮與國也秀吉無故動兵不久覆滅人謂天殃
不然則權現之孰爲秀吉罪者何事歟今乃以調興
一語無故動兵殿下當何以見權現地下遣大官往
問亦極無據不能辨么麼調興曲直徃問他國其
謂我何太納言義直力贊之關白曰然則令取考朝
鮮書契玄方卽呈回答書契只言虜兵敗退別無他
語盖其僞作者調興指點曰此則某人筆印卽某人

刻關白遂詰義成義成服罪曰調興言皆是也但此事皆調興所爲非我獨擅兵器則以丁卯言之我送只鳥銃十柄長槍五十柄調興則鳥銃五十柄長槍百柄壬戌送使亦出於調興調興語塞義成曰調興謂朝鮮薄待者亦虛語我若有請其國萬無不許之理其國馬上才天下無比當爲殿下請之朝廷察其狀許之正宗乃曰今若不罪調興諸將人人自危爲副官者孰不欲搆毁主將而自代乎關白遂竄調興於陸奧竄玄方于出羽誅馬島刻僞印書僞書契者四人拘留義成于江戶議以平戶太守爲對馬島主

大炊等曰朝鮮薄我獨奈何甘心關白曰朝鮮輕侮至此是豈和好之義試令義成請信使以來

源家光即家康之孫守忠之子年三十五遠祖曰源賴朝家康乃藤源義定十一世孫義定嘗任關白其子孫世居關東食邑連延八州其人善戰勇悍舉國莫敢爭鋒秀吉親往攻之家康以精兵萬八千人逆戰相模秀吉兵敗遂與連和家康亦釋怨歸服終身不失臣節秀吉將死以其子秀賴托家康令室秀賴之毋以家康子守忠之女妻秀賴與肥前守秀家等奉秀賴居伏見伏見東京也在山城州大坂者西京

也在攝津州大坂形勢比伏見尤勝使家康領東諸將居大坂以扞西諸將之謀逆者使輝元領西諸將居伏見以備東諸將之生事者秀吉旣死不發喪以鹽實腹至數月乃發及關原之戰輝元削髮爲僧家康移置秀賴於大坂秀賴全保其父之積畜金錢甚多家康懼其爲亂欲以計侵竭其財令重建大佛寺又勸爲善緣至於奉載金銀行於道路散給乞人秀賴以此疑懼益深多散金錢陰養死士招下納叛軍兵漸盛甲寅冬家康自關東來攻自十月至十二月累戰累敗連和而還乙卯大舉再來衆號三十萬陳

于平方秀頼兵十萬又募得市井人十餘萬據城固
守家康令軍士負土塡壕以攻又鑿地道以通城中
城中大亂内應者從中放火焚燒其窟諸將死者不
知其數兩軍死者三萬餘人秀頼亦燒殺家康深沉
寡言狀貌豐厚城府深阻一與反目人無活者含長
子不立傳于中子守忠常住駿河州家光時爲征夷
大將軍襲守舊業旣無功伐人多不服外施德惠內
實疑忌屢加賞給以悅衆心田稅減十分之一江戸
倭京人戸亦減其稅而用法偏急又無腹心左右執
政分黨傾軋常患不能鎭定

上古有神人以一劒一璽一鏡降於日向州仍都日向後遷都太和又遷長門州之豐浦又遷都山城州今之倭京是也自開闢以來一姓相傳始於周幽王到今不易四百年前所謂天皇猶不失威福自前世擇大臣一人摠攝國政大納言大政大臣大將軍關白等官爲之然猶奉行其天皇之命自關東將軍源賴朝以後政委關白祭則天皇數百年來四分五裂關東爲一國奥州爲一國中國爲一國四州爲一國九州爲一國信長旣立暫能統合其末年又復離析秀吉旣得志統合六十六州罪盈惡極子孫無噍類

家康傳序三世專以鎭靜爲事統合旣久驕侈豐溢家康之子孫亦已微矣家光無子養義直女爲己女妻以家康外孫肥後守子年十七者有傳位之議諸將妻子留江戶始自源賴朝及守忠而益嚴今則六十六州太守三年只替番一往而已義成妻子亦入往江戶矣

日本極東則陸奧極西則肥前自陸奧至肥前四千一百五十里極南則紀伊極北則若狹自紀伊至若狹八百八十里自陸奧之平和泉至夷海上三百里或謂蝦蛦即我國野人之地云秀吉壬辰之變不得

薩摩州不敢從一岐島出兵欲從陸奥直向朝鮮其海皆沮洳㳂滕布竹籬三百里欲渡兵馬者此也或云道路絶近而北海風高疑不敢渡云盖日本地勢來自北漠無疑國中諸山發祖於東北中峙爲富士分散爲山陽山陰道之隱岐州正與我國之嶺東最近倭京正直北道江戸與六鎭相對故寒沍不減北道云按實用編云日本在溟渤東其地形類琵琶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爲首陸奥居東爲尾山城即國都居中海東記云古人謂日本如人字形以道路所見論之自關東至倭京皆爲陸地近江

湖西流入於海始爲兩股一股自倭京而迆北西走連爲大陸者是謂山陰山陽等道也一股自佐和山而迆南西走者爲島嶼是謂淡路南海西海等道也西海道筑前州之文字城政與山陽道長門州之赤間關相對爲出入海路之要衝也自馬島至下關皆無邊大洋自下關至大坂雖似傍陸而島嶼之間波濤極險其國有七道列邑有六十六州各州一屬縣有六百十一區域用明天皇時分六十六國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所謂五畿內也伊勢伊豫當作伊賀志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武藏安傍上相模

総下総常陸所謂東海道十五州也若狹越前加賀
能登越中越後佐渡所謂北陸道七州也丹後但馬
因幡丹波伯耆出雲石見隱岐所謂山陰道八州也
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所謂山陽
道八州也紀伊淡路讃岐阿波伊豫土佐所謂南海
道六州也筑前筑後豊前豊後肥前肥後日向薩摩大隅
所謂西海道九州而一岐對馬亦其屬島
國中之言名山者必稱駿河之富士山山城州之愛
宕山下野州之日光山峻嶺則言箱根嶺湖水則言
近江湖大河則言金絕河此皆一路所見至如陸奥

之金華伊紀之熊野在僻遠不得見地勢平行土地沃饒自大坂至江戶二十日程閭閻相屬生齒極衆雄城巨鎭往往碁布自大坂以東皆大野八日程之外望見富士絶頂江戶雖險阻四塞而其中曠野五六百里沃饒平衍一望無際唯對馬島磽薄四面皆山土宜種芋居民以此爲食

物產則陸奧產金石見佐渡但馬產銀幡摩備中產銅鐵豐前豐後產鐵甲斐產良馬長門產黑牛美作產硯美濃產紙一岐產布加賀產絹木花則產於攝津雪綿子產於越前材木則產於相模土佐大米最

賤於筑前河內長槍利劒產於備前及尾張之鳴護
屋大和之奈良茵席則必稱鞆浦茶草則必稱宇治
美酒則必稱三原海產則鱸魚魴魚洪魚錢魚廣魚
眞魚秀魚并魚比目魚道味魚石首魚烏賊魚銀口
魚生鮑小螺蛤淡菜海參等物沿海之地無不產出
其中道味最賤秀魚目黑而無味銀口無膏白蝦最
賤於備前海濃宬賤於下津塩盆爲尾張之賤物多
士麻大口魚青魚連魚松魚文魚古刀魚等物只產
於北陸山陰等道皮物最賤於山東北陸等處如我
國之有咸鏡江原等道果實則橘柑柿梨柚盧橘最

佳棗栗杏林檎黃紫桃無不產出而果大如鷄卵柿
有不熟而味極甘滑勝於我國南陽水柿菁則本細
而長菘則莖細而味不佳家家種蘘荷生薑而薑甚
大味亦佳喜食牛蒡菜瓜子不喜種田多種籬落間
馬則盡割鬉鬣不着蹄鐵牛則不喂穀物長放山野
狗皆體小猫多灰色而猫少鼠多故一猫之直幾數
十金猿則最是其處賤產故處處馴擾以作庭戲狐
狸山獺等物多見於道傍可知其賤產鷹則不使捉
雉只獵鵪及野鶴一捉野鶴則以為奇鷹不復出獵
長坐韝上奢餋而已山雞則毛羽不華味亦不佳羽

毛之中鷹及鸎鵲不產走獸之中虎豹不產果實之中栢子胡桃不產蔬菜之中西果不產飮食之中蜂蜜不產如胡椒丹木南草雪糖孔雀翠等物皆是日本賤物而亦非日本所產皆自南蠻出只南草因成所產花卉則以絲櫻茶花枇杷蘇鐵椶櫚等物爲第一異卉所謂絲櫻長枝褭褭垂絲之狀彷彿垂楊而體如山杏茶花則隆冬雪裏白花爛熳枇杷則十月開花至月結子至明年五月乃熟所謂盧橘也蘇鐵則性甚好燥惡濕故欲枯則拔置屋上以鐵片釘其膚則更生此乃物性之甚怪者也

男子削去鬚髮只留頂後一撮長五寸許括之以紙
繩無網巾匾頭笠子耳掩袴褌行纏靴鞋之屬婦人
貴者委髮於背以爲容飾平居亦於腦後括之良女
則綏其髻暫垂於後娼女則圓其髻無袴裙帔帽之
屬男女皆用半幅青布遮護臍下亦不甚秘男則別
用一幅布如我國懸布之製男女俱着完幅襖子如
我國女人所着長衣之製衣用青藍紅白紫茶褐等
色或着斑衣或以雜采畫爲花草之形袖甚廣濶只
用一幅男無所帶女則以大帶累匝如我國巾帶之
規無貴賤皆着藁鞋不作繩鼻女或著彩藁鞋男子

或露頂或以色絹裹腦畏寒者或着儲絮尺帛其狀如囊婦人以紅白雪綿子盖頂或用紅袱從項下結諸頂上其狀甚怪行則男女皆戴笠狀如我國婦人靑笠之制或簞或竹皮或木皮或皮索或漆或否狀甚朴陋行則着之坐則脫之必置于股下女子則嫁者輒漆齒五日一漆男子之高官大爵者亦或有漆齒者路遇尊行則去笠解絹以爲敬入尊行之室則解劒脫鞋赤足蒲伏唱喏以爲禮禮法極嚴盖以少有所失輒至於死故也其俗無拜禮唯以兩手據地以爲極敬連出唱喏之聲愈促愈細膝行匍匐寸寸

蹲蹲莫敢仰視不敢旋踵退步而出如平等則只擧
手以示或蹲地以為禮其相尊稱或曰殿倭言頓吾
也或稱樣倭言沙馬也極尊則稱以上樣倭言加美
沙馬稱其君上亦以此
每飯不過數合米菜羹一盃魚鱠醬菁三品而已一
器所盛甚少隨食更添無有餘遺膾極麄硬如小指
大一器所盛只五六条和之以醋飯後例飲清酒兩
三盃酒後進果床果後點茶雖小倭稍饒喫肴者亦
然故市上最尚酤酒一日用三吨飯卒倭例喫兩吨
飯有役作方喫三吨但將官外皆用赤米為飯形如

瞿麥殆不可下咽宮室衣服少無尊卑貴賤之别如
藁鞋紙繩括髮下賤所爲而關白亦然金銀絲錦關
白所着而下賤亦着至於飯則尊卑之别乃如此酒
非家家所釀之物必買於酒家如三原兒島南都諸
白之類最號名酒一桶所釀不下百石或至累百石
經時醱醅味甚香烈而色不淸白以諸白爲名者以
白米造麪以白米爲飯故也燒酒淸酒皆以南蠻所
出爲佳皆盛以木桶故桶臭可厭常時器皿例用紅
黑漆木器白鐵等器又用唐畫器盛宴則用白木盤
及陶器塗以金銀徹則棄之凈地不再用以金銀塗

魚肉麵餅之上宴席之間不用野鶴生鴈爲饌則以
爲代禮取木鳥存其毛羽張其兩翅以乾之塗以金
銀亦盛宴之設也剪綵爲花或以刀削木加彩以造
花草之形置諸筵席之間精巧逼眞五步之外便不
能辨其眞僞每進饌行酒例使小將輩爲之俱着藍
紋白單袴其長竟蹝有半曳地者幾尺許見之可怪
或相餽遺飲食盛以薄板白木函狀如方箱而有雲
足雕刻玲瓏謂之白折箱塗以金銀則謂之花折箱
凡有送禮亦皆盛以白盤故市廛之間木工甚衆
俗尚淸淨簡素不喜紛華熱鬧之習庭除花木唯務

潔靜瀟灑人性輕儇亦頗有真態輕信人言語言曲
盡煦煦如兒女輕生易怒任俠尚節大槩深處之倭
銳毒有餘而不甚巧詐馬島之倭銳毒不足而巧詐
多矣父子兄弟之間亦不相愛不爲室家妻子之戀
僧商外男子各帶長短兩刀或有佩三四刀者坐臥
不解有冤則以刀刺腹爲十字以自明有讐則必拔
刀以報之數歲小兒必佩短刀薩摩州之人性最亮
悍善用長劒號爲莫能當對馬一歧諸島之人入國
都爲人所侮如我國兩界之人工商之徒最怕將官
必納賂以結之婦人輕清伶俐貌多明瑩而性頗淫

雖良家女多有外心商家女亦潛有所私僧人亦有挾婦而居寺刹者沿途地方多有養漢店倚市邀迎以收雇債而略無愧耻甚於天朝之養漢的俗尚沐浴雖隆冬不廢每於市街頭設爲沐室收其直男女混沐露體相押略不羞怪與客飮酒出其姬妾以侑之至同飮一盞與客戱無所不至或餙男倡以娛客平居亦以男色自侍嬖之甚於姬妾至於嫁娶不避同姓四寸娚妹爲夫婦父子並淫一娼而亦無非之者眞禽獸世倭法犯罪者無輕重皆殺之不用笞杖盖慮喫打後必爲報復故也下卒雖有罪不敢率尔

名言及其斬也始言其罪皆慮其肆毒而反爲害也
其鞫囚之法以木箝口而灌之以水人所不能堪忍
至吐實乃已其殺罪人也輕則斬之重則以十字木
植於道傍釘其兩手及頭髮或以火炙之或以槍刺
之備極慘酷欲其受苦而死也其被罪者亦不甚怕
沐浴理髮瞑目念阿彌陀佛延頸俟刃一有應斬者
諸倭爭欲試劒莫不勵刃淬鋒以趁之待行刑之後
百刃齊下亂所如饅豆餡少無惻隱之心刑人必使
小兒見之欲令習玩不怕是以其俗勇死爲榮怯死
爲耻睚眦必報一言生猜以殺人爲能事不屈爲長

技無嚴長上推刃同氣亮悍慘毒之性無異蛇虺
國無喪葬祭祀之節君父之喪亦不舉哀疏食五十
日而止盡削腦後一撮髮以表其有喪取尸趺坐桶
中富者灑金於桶以爲火葬燒時白丁執事僧人擊
磬撮其灰埋僧舍房淨處築石爲坎子孫過者以數
拳米散之或以水澆之以當祭祀貴者架屋一間於
坎上極其華靡凡民則或以板子造如櫝狀或立標
牌寺僧各有所主死日僧往其家誦經設齋月忌亦
如之唯天皇不爲火葬關白則年忌行祭月忌只焚
香而已年忌者其死日月忌者人死於正月初一日

則十一日二十一日皆設齋逐朔如之是以一里一
村必有寺刹僧人以此資生
宮室務極高爽明麗而材木皆纖細不以土作壁粧
以薄板不施丹雘前庭後苑列植花木又無窓戶樞
環開閉之際四面皆設狀子塗以薄紙狀如屏帖推
移出入不作埃房只設抹樓少有官職稍有財產者
必有茶屋制度宏麗後面設一間如斗大覆以葺茅
塗以黃土橫門竹扉務極儉約闢小穴堇能出入上
客至則開穴延入飲茶其中盖其本心非但欲以樸
素示人衒盃立談釁隙突起故屏絕羣從以防不虞

器皿圖畫皆用朴素奇古之物不施彩色爭相傳誇寺刹最爲宏大內餙金銀外或鈑盖其板盖之制狹小如夫瓦之剖半者錯綜盖覆極其精緻寺刹則板盖厚至尺許閭家則不然只能障雨上列石磈倭京則瓦家亦多是以家家設梯儲水列桶屋上如倭京等處每十間設大桶儲水常備火災禁火之聲達夜不止其聲甚厲如怖兒狀

其俗自天皇至衆庶不識字凡百文書唯僧主之有所謂諺文者其國弘法大師者所造也歷中國入天竺學成佛法而歸國人謂之生佛以倭人不解文字

依方言以四十八字分作倭諺酷似我國諺文又有一種諺文以十七貼中草書字爲之雜用文字此則酷似我國吏讀男子必帶刀劒唯僧人不帶或學醫術或業商販或事推卜或供將倭茶房之灑掃此輩皆有妻子飲酒食肉雜處市肆中或教授生徒或尊誦梵呪或誦法孔子或放浪山野說禍行乞此輩皆無妻子不食肉別處林藪間倭男子十分則削髮者居四五厭避戎事欲全身遠害者盡爲僧故也僧之爲將倭者其官或曰寺或曰院或曰法印不爲將倭者其官始爲藏師次曰首座次曰東堂次曰西堂次

曰和尚次曰長老而極焉關白以下待之以士稱爲
長老之後始居諸將之右僧之治佛經者或主南無
阿彌陀佛或主妙法蓮花經分寺爭難有同仇敵治
聖經者或主孔安國鄭玄箋註或主朱晦菴訓觧分
門徃復各立黨與其風俗好爭雖僧道亦不能免敎
兒必以道德經爲先將倭必學武經七書而飜以諺
文國中印行冊板多取我國書籍及刋者太半得於
壬辰西槍市肆書籍充牣亦多唐本冊價甚高令則
讀經傳者專主晦菴註閭巷之間讀書之聲相聞江
戶駿河俱立夫子廟天文醫藥卜筮之術無不備具

醫術針法最精賣卜者紙畫八卦以占吉凶曆法與我國不同或云用西域曆法或云地偏天東日出最先故一刻稍長於中國是以朔之大小互有差池我國之十五日即日本之十四日風俗酷信鬼神事神如事父毋生爲人所敬信者死必爲人所享父毋死日或不齋素而神人之忌切禁魚肉自大官妻妾以至庶人男女毎遇名節及神人忌日齊明盛服躡門者塡咽街路神社宏侈金碧照耀有天照皇大神宮者其始祖女神也有熊野山權現守神者徐福之神也愛宕山權現守神者新羅人日羅之神又有春日

大明神八幡大菩薩大郎房小郎房等神其盟約禁戒必引此等神以爲誓間有燃臂斷筋而不忍破戒者必曰畏天道畏雷霆云崇信佛教尊敬僧釋寺刹之盛罔有紀極其國古無釋教百濟王聖明貢佛經此爲日本佛法之始

其俗節日與我國相似而其中正月十五日爲上寺節日八月初一日十月初一日爲俗節端午七月十五日最爲佳節端午則家家竪旗處處習戰七月十五日則處處遊嬉把火上山國中本無音樂只有長鼓笛三絃琵琶而體制皆小玄琴只用於天皇宮中

其所謂冠帶者衣如團領之制其袖廣如僧衫傍無
衽直縫而下至於兩旁下端縫帖一幅長可四五寸
許略如旁衽之制而張如箭羽帖縫衣腰前後七八
寸許以垂之而已亦無帶但其色有紅黑之差世族
之人方許着黑若非世族雖高官大職皆着紅衣其
次曰肩衣用兩幅爲單衫無袖倭言曰可當其屢着
此之後又着如唐袴束縛於腰此尊前通用之服倭
言化可馬其次曰道袍其制稍短下繞掩膝無前衽
旁有小裾亦尊前通用之服也倭言曰老服古也冠
制亦有三樣其一狀如紗帽後之立者甚尖而高前

之覆者纔掩髮際帖揷兩角於後卷曲上指長可尺餘廣可數寸横揷長簪以固之又以纓從帽上結於頷下唯世族之人用紫絲爲纓其餘用紙繩括之倭言曰加牟里所謂冠最上者也其一狀如盛炭之器倭言曰烏里朶浦是所謂折烏帽其次也其一狀如丁字形倭言朶浦是所謂烏帽又其次也男女皆無履舃唯僧着皮鞋略如唐靴之制其年代紀云初無衣服之制百濟貢裁縫女工縫衣始此百濟王阿化之時實西晉武帝十八年

官制無不備盡有大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此所謂

三公而攝政關白即其所兼也有大中小納言叅議之官掌其出納君命者也有大辨中辨小辨左右史大小史史官之屬也史生官掌亦其屬也中務省有卿大小補大小丞侍從大小祿內舍之官猶古中書省也如內紀局之掌內斋宮職之掌宮禁大舍人寮則掌宮中使事圖書寮則掌經籍神祇官則主祀典內藏寮則掌衣服物膳縫殿寮則掌裁縫陰陽寮則掌天文曆數內匠寮則掌工匠以上皆屬於中務省六部則曰式部民部治部兵部刑部宮內省各有卿大小補大小丞錄等職如大學寮之諸博士屬於式

部主計寮主稅寮皆屬於民部雅樂玄蕃諸陵等寮
屬於治部治部即禮部也隼人司屬於兵部囚獄司
屬於刑部大工大炊主殿典樂等諸寮皆屬於宮內
省而掌饗膳之大膳職亦其屬也且别有大藏省以
掌租稅而屬之民部如掃部正親內膳造酒采女主
水諸司各有所掌彈正臺有尹大小弼忠疏之職主
諫諍也左右京職則屬以東西市司有大夫推大夫
等職如京兆之官也所謂春宮坊則僚屬有端尹權
大夫寬權寬之職而又有主膳主殿主馬等署以屬
之如修理宮城使勘解由使鑄錢司造寺使防鴨河

使施藥院使檢非法使等職各有官寮稱以寮者必
有頭亮助三秩之官稱以署司者必有首正佐令使
之官曰院曰司曰使者必有長官次官判官主典別
當佐尉之屬此其内職之大畧也左右近衛府有大
中小將將監等之官左右衛門左右兵衛府左右馬
寮兵庫寮有督佐大小志府生之職此宿衛之官也
大國守上國守中國守下國守各有曰介曰目曰掾
之官此爲郡邑之職也採寮使鎮守府大宰府有將
軍副將軍監軍曹帥權帥大小貳監典之職此其外
職之大畧其品有九亦有正從之辨不曰品而曰位

其設官分職略倣唐制前世則帶其官銜者任其職事中世以後以土地分付有官者有其名不治其職近世以來遂以官名及州名爲人名稱將倭家部曲厮養俱帶達官與州守之號如式部伊織之類是也如大炊掃部雖貴而尚存賤時之名如義成以對馬州太守兼侍中拾遺義直以尾張州太守兼大納言關白則乃一執國命之陪臣國中以所謂天皇爲君不稱關白爲王年代紀書於癸卯年曰家康爲征夷大將軍又書於乙巳年曰秀忠公爲征夷大將軍將軍關白別無異同而倭人言自秀忠及家光並不得

爲關白必待國論歸一天皇乃許云未可曉也天皇宫中别有官職聽用之人且有女官之職關白之家亦别有官僚如家令之類天皇不與國政唯官爵除目有踏印之價關白除拜而踏印於天皇故來謝除恩書呈一紙曰御馬一匹大刀一腰云不欲斥言其價而只書馬刀馬價銀十枚刀亦如之以此爲需用云宫中作一齋宫爲祭天之所望前則不食肉茹葷沐浴齋戒明燭達朝焚香禮天望後娛樂遊嬉國人皆削髮唯天皇不然亦不火葬長子婚娶爲繼嗣也諸子皆不娶爲僧各住巨刹爲長老女子則盡令爲

尼盖以其尊無對不可下嫁也
國無宗社之禮官無聽理之法民無呈訴之規所當爲務者只軍政一事分祿之制實爲養兵之規六十六州各有太守而土地廣大則稱以其州太守分據其地者有之如忠奥稱上云忠利此云忠奥當更詳爲越中守而分授筑前之小倉是也不居其地而遙分其祿者有之如調興稱以豐前守而受祿於筑前之博多者是也既專其州而又加受他邑之祿者有之如平義成既爲對馬守而又食筑前之祿是也其分授郡邑之制大略如此而食祿之最多者至受百萬石者有之

如尾張大納言之類是也祿多者或兼有隣邑地廣者或三分五裂是以州雖六十有六而稱太守居一郡者厥數甚多食百石者受祿於千石之家食千石者受祿於萬石之家食萬石者受祿於累萬石之家軍兵一人一年廩乃二十五石故百石養兵四人以此計之軍額了了本無兵籍而只有田簿田制則三十步爲一畝十畝爲一畽一畽上稅八石中稅六石下稅五石一石即我國之二十五斗也凡將官聽用之人勿論大小亦皆有官廩百石以上則割地而與之自爲食邑力役收稅各自任爲分受其地者亦不

拘於元定之數侵虐萬狀没數輸入者有之是以農民最苦終年勤勞卒歲無資以糠粃豆葉葛根芋屑等物充腹度日如此而不得逃散者所在皆然無處可安故也

市廛則三歩爲一間六十間爲一町里之五町即田之三畝也是以收税計兵不以疃而以町也一町置一里門以爲五家之法嚴其更守一市各有主一市之人謂之座管其收税如我國之座主也一里有管一里之人以掌役民之事謂之肝煎如我國之有司也外方則一村有管一村之人管其差役等事謂之

廛屋如我國之勸農也各州市廛則太守收其稅如倭京大坂界濱兵庫天河崎今須墨街鳴海赤坂新居見村三島大礒神奈川等地皆是物衆雄富之處故爲關白藏入之地田稅市征皆輸於藏入薩摩之籠島肥前之長崎亦是商賈輻湊之所故亦爲關白收稅之地

大槩一國之田通共一百二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餘町以此斟酌計以中稅則兵數可二十萬六千八百餘名上中下稅多少之數未可的知關白自所帶之數又不在此數

其民有五兵農工商僧而兵民㝡逸衣食有餘商民
雖富而稅法太重國有大小費用皆責於此工民則
技巧而價廉農民最苦而只一年收稅之後無他徭
役凡所役使皆給傭價只築城之役通爲調用是以
關白以下大小將官等出入之時無調發夫馬之事
無站路供億之費飲食房屋皆有價錢一人一站之
直銅錢五十一馬之直三十一器飯之直一錢一壺
酒之直四錢米貴則十錢十手斗米賤則十二手斗
此其聞見之大畧人民繁盛軍兵居多居常有如臨
戰對敵之人所在城堡器械亦如朝暮對壘者然竭

民儲粮軍食委積治船理楫滿泊海岸互相猜忌常有戰鬪之心或曰數百年前規模法令與中國畧同盖數千里樂土也自關東將軍源頼朝爭戰以來遂成一戰國其所謂砲手者自前無之只以槍劒爲長技而巳退計八十年前南蠻船一隻漂到倭中滿載砲矢及火藥等物倭人從此學放砲倭性伶俐善學四五十年之間妙手遍於一國國俗輕生好死一名膽薄則到處不見容佩刀不精則不齒人類刀槍之痕在面前則指爲勇夫而得重祿在耳後則指爲善走而見擯斥盖蛇虺之毒虎狼之貪阻兵安忍嚣然

好戰之心不唯得之天性法令又從而束縛之賞罰又從以驅使之故其將太半奴才而能得人死力其卒太半脆弱而皆能向敵爭死其中甲斐騎兵薩摩劒卒最稱難敵秀吉時諸道列鎮莫不率服而獨義弘據薩摩不服終不能拔家康大坂之捷關原之捷薩摩人終能突出亦莫敢抗薩摩在西海一隅與我國相近軍兵最惡常以紅帕裹首日本最忌之日本邈在天東四面大海外兵不入但見其年代記其所謂神應之二十二年新羅兵入明石浦浦距大坂纔百里赤間關之東有一丘壠倭人指之曰此即

白馬墳新羅兵深入日本人請和觧兵刑白馬以盟埋馬於此云

自釜山渡馬島北風爲正順正西西北間風爲艣前風東北間爲艣後風自馬島渡釜山東風爲正順南風西風爲艣前風

自馬島至上關西南風爲正順南風西北間風爲艣後風自上關至大坂西風爲正順西南間風爲艣前風正北西北間風爲艣後風

自大坂至上關東風爲正順正北東北風爲艣前風正南東南風爲艣後風自上關至一岐東北間風爲

正順東風北風爲艣前風東風東南間風爲艣後風
自一岐至馬島東南風爲正順東風北風爲艣前風
南風爲艣後風
自釜山至鰐浦盤針向巳午間鰐浦至府中浦向卯辰自府中至藍島向辰巳間自藍島至上關向卯自上關至津和向寅自津和至鎌刈向子自鎌刈至向島向卯自向島至下津向丑寅間自下津至牛窓向寅卯間自牛窓至室津向丑寅間自室津至河口向寅卯間自河口至大坂向子旱路則自倭京至江戶向寅卯間箱根嶺以後又向丑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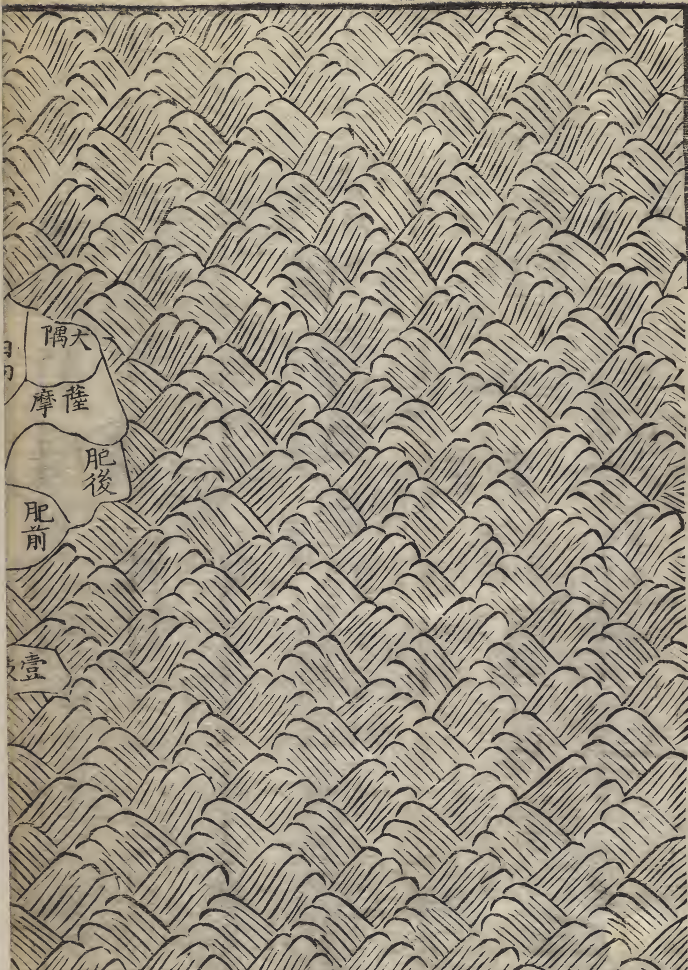
上使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知製　敎兼　經
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任絖副使通訓大夫行弘
文館應敎知製　敎兼　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
官　世子侍講院輔德金世濂從事官通訓大夫行
司憲府掌令知製　敎兼春秋館編修官黃㦿
堂上通事同知洪喜男僉知姜渭賓上通事正康遇
聖正李長生次通事正尹大銑判官韓相國漢學前
判官皮得忱奉事尹廷羽吏文學官護軍權侙寫字
官護軍朴之英書寫司果趙廷玹畫員金明國醫員
正白士立前判官韓彥恊能書官幼學全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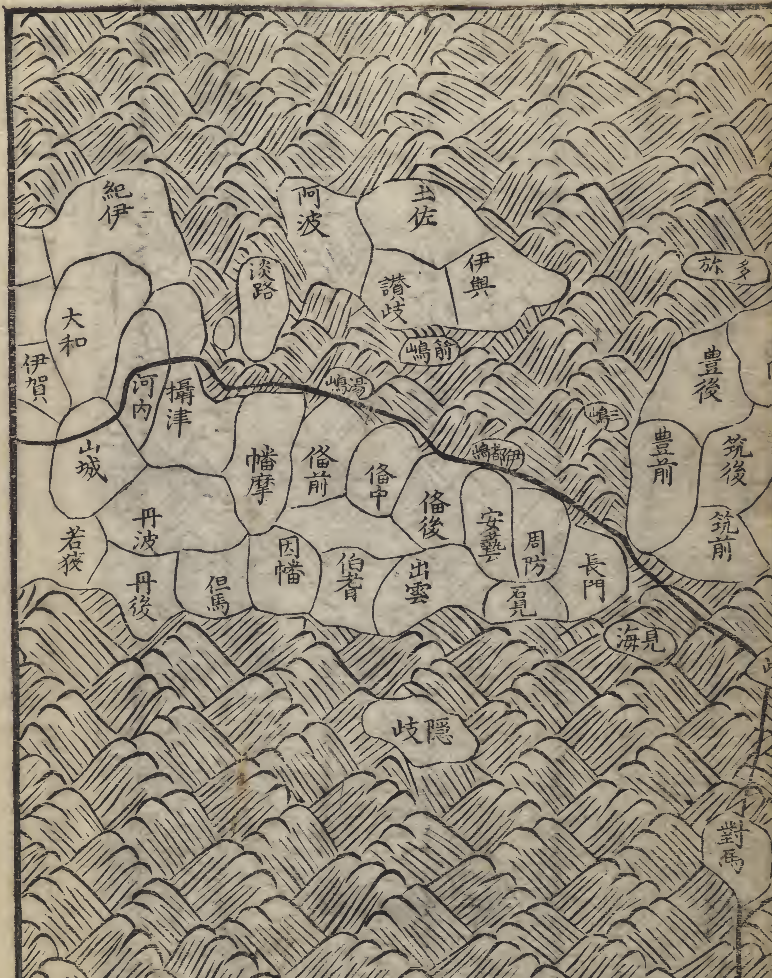
上使軍官前判官朴弘疇引儀張文俊引儀景大裕
習讀趙廷命部將鄭漢驥子弟軍官前萬戶李浣司
果任紞
副使軍官前經歷李惟洞前判官金光立前萬戶崔
成岌萬戶白士哲司果李俊望子弟軍官司果權瓊
忠翊衛尹愛信
從事軍官前僉使金子文司果黃繼獻子弟軍官司
果尹涯
典樂洪鳳元朴許弄安㐂孫金君尚丁潤璞薛義立
馬上才白天龍崔貴賢

上使書記進士文弘績伴倘書吏崔義信小童河太緯都繼仁等四人奴二人船將劉得信
副使書記文郊伴倘司果朴信立書吏朴得信小童金免三沈克龍朴光華尹士立船將白日新奴億伊奴福祿
從事官伴倘書吏崔承先黃景憲金應及小童四人奴二人船將一人
陪行倭官古川右馬助杉村采女古川式部杉村伊織平田將監有田藤智繩

東溟先生集卷之十終

日本地圖 一




紀伊
阿波
土佐
伊與
讃岐
淡路
大和
伊賀
河内
攝津
山城
播摩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丹波
若狭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隠岐
豊前
豊後
筑後
筑前
對馬
前嶋
湯嶋
三嶋
伊都嶋
見海

日本地圖 二


貝付島
伊豆大島
安房
上總
下總
伊豆
伊勢
鹿島
相模
駿河
遠江
參河
尾張
常陸
武藏
甲斐
美濃
近江
下野
上野
信濃
飛騨
陸奥
越後
越中
越前
加賀
能登
出羽
佐渡
止島



夷地
津輕大里